



正义的意志以卑鄙得行
邪恶的真相以高尚粉饰

携光者

THE LIGHTBRINGER

卷二·夺光刃【上】

The Blinding Knife

[美] 布伦特·维克斯 / 著

时雨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携光者

THE LIGHT-BRINGER

卷二 夺光刃(上)

[美]布伦特·维克斯/著
时雨/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he Lightbringer: The Blinding Knife
Copyright © 2012 by Brent Weeks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Donald Maass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6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3)第34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携光者. 2, 夺光刃/[美]布伦特·维克斯著;时雨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6.12
书名原文: The Blinding Knife
ISBN 978-7-229-11487-9

I. ①携… II. ①布… ②时…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2735号

携光者(卷二): 夺光刃(上下册)

XIEGUANG ZHE(JUAN ER):DUO GUANG REN (SHANGXIA CE)

[美]布伦特·维克斯 著 时雨译

责任编辑: 邹禾 肖飒 方媛

装帧设计: 谢颖设计工作室

封面图案设计: 郭建

责任校对: 郑小石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24.75 字数: 635千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487-9

定价: 85.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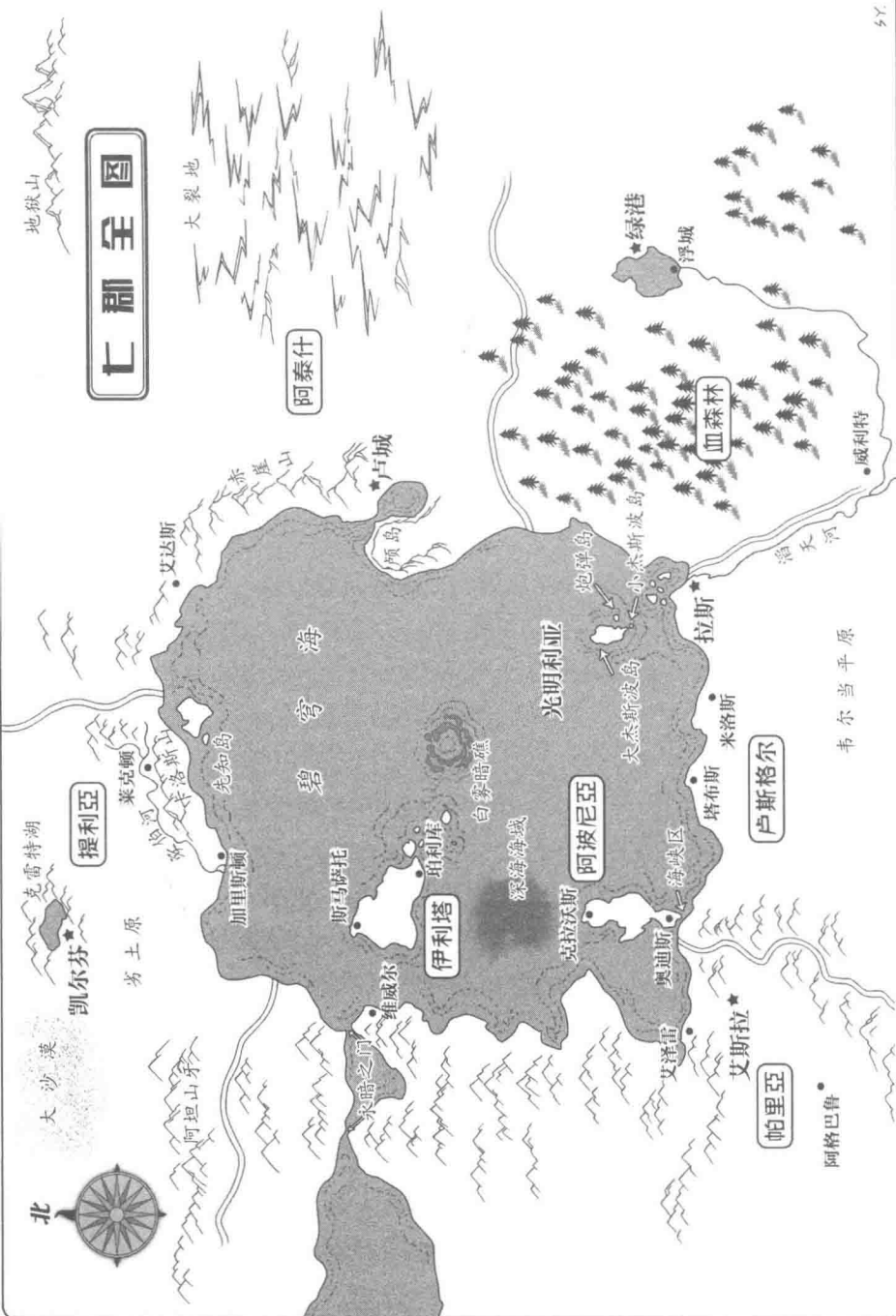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爱妻克里斯蒂
及所有坚持信念的人

而今“放弃”已如遥远的过去

四生新七



CHAPTER

- 01 -

碧海上，一架窄小的水上滑翔机正随着波浪漂浮。加文·盖尔平躺在上面。小滑翔机侧面低矮，像这样平躺时，一瞬间让人有种自己是海上孤客的错觉。眼下他头顶的苍穹如同一顶盖子，他则像一只大锅里的螃蟹，正等着被蒸熟。

通常，正午前两个小时，碧穹海南边的海水会呈现出一种夺目的深蓝绿色。雾气已消散，放眼望去，万里无云的天空应该是一种平静、明朗的天蓝色。

可他看不见。自从四天前他在加里斯顿一役中战败之后，任何蓝色在他眼中都成了灰色。若不集中精神，他甚至都无法看得真切。失去蓝色之后，海水看起来就像一碗寡淡的灰绿色清汤。

加文的舰队正在等他。当有几千人在一起等你，且只等你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心情绝非易事，但此刻他很需要这样的安宁。

他望向天空，展开双臂。海浪轻轻拍打上他的指尖。

卢希多尼斯，你在那里吗？你真的存在过吗？你是否也经历过这样的事？

什么东西在水里发出嘶嘶的声响，听起来像是一艘破浪而来的行船。

加文从滑翔机上坐起来，站起身。

在他身后五十步外的地方，某个大到足以带起浪涌的东西消失在波涛下。可能是一头鲸鱼。

但鲸鱼会时常浮到水面换气。刚刚既没有喷溅出的水花，也没有排气的呼呼声。而且既然加文能在五十步外听到这个活物划水发出的嘶嘶声，那它一定极其庞大。他的心几乎跳到嗓子眼里。

加文开始吸入阳光，炼造划桨装置——然后他定住了。就在这个小滑翔机的正下方，有东西从海里穿了过去。那感觉就像坐在车里看地面飞驰而过，只不过这次没有动的是加文。那匆匆游动的躯体非常巨大，有滑翔机的数倍。更要命的是它在水里越浮越高，离他的小船越来越远。一头海怪。

它在发光，一种平静而温暖的光，如同照亮这清爽早晨的阳光。

加文从没听说过这东西。海怪是一种怪兽，是人类所知的最纯粹、最疯狂的暴怒的形态。它们能将天地烧得火红，能让海水沸腾，并在身后留下一串漂浮的火焰。它们并非食肉动物，古书里至多只有这种程度的猜测，但极具领地意识——任何搅乱它们海域的闯入者都会被消灭，例如船。

然而眼前的光芒与那传说中的怒火截然不同，是一种平静的微光。此刻出现的海怪也不是邪恶的毁灭者，只是一头在海中穿行的巨兽。它经过时几乎不会掀起涟漪。光芒透过水波闪烁蹿动，随着海怪上浮，越来越亮。

下一秒，在海怪背部从船正下方突出水面的同时，加文跪到船板上，接着趁小船滑下海怪隆起的后背，伸手摸了摸海怪的表皮。他本以为这种在海浪中游弋的生物摸起来会很黏腻，可那层皮居然意外的粗糙、厚实，而且十分温暖。

在那可贵的一刻，加文猛地感受到孑然一身的爽快。世上再没有加文·盖尔，没有达森·盖尔，没有至高无上的光明王，没有全无高贵

.....

可言、争执得哭鼻子的达官贵人，没有谎言，没有待宰羔羊似的领土，没有需要操纵的七政使议会，没有爱人，没有私生子，除了眼前这股力量，世上再无其他。他忽然感到自己的渺小，仿佛眼前注视的是无边无际的宇宙。

徐徐晨风冷却着他，两个太阳温暖着他。一个太阳在天上，另一个则在海下。加文的心中充满宁静，这是他体验过的最神圣的时刻。

随后，他才意识到海怪正朝舰队游去。

CHAPTER

- 02 -

这座绿色地狱正在将他引入疯狂。活死人再次坐进反光的墙壁，他浑身发着光，笑嘻嘻地看着达森，可憎的嘴脸被球状牢房的曲面绿墙扭曲，轮廓都变窄了。

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千万不能使用御光术。过去十六年他只用过蓝光御光术，也因此遭到蔚蓝色那惹人厌的安宁的洗脑与伤害。如今总算逃离那座蓝色牢房，达森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贪婪地吸收其他颜色。这就好像在之前六千个日日夜夜里一个人三餐都只能喝稀粥，现在有人给了他一片熏猪肉。

想当初他还是自由身的时候，他压根没喜欢过熏猪肉。可现在那东西听上去是那么诱人。他怀疑自己或许是发烧了，思维淤滞，才会变得如此情绪化。

但仔细想想刚才那个想法也挺可笑的——“想当初他还是自由身的时候”，而不是“想当初他还是光明王的时候”。

他不确定这是否是因为他还在不断告诉自己，他就是光明王，不论穿的是皇袍还是恶臭的褴褛衣衫。还是说，因为光明王这个身份早已无关紧要了？

达森试着看向一边，可眼前所有东西都是绿色的。睁开眼睛就如

同将脚浸泡在绿色之中。不,为了不让自己被浸湿,他已经在水里忙得不可开交了。但根本就不可能不被浸湿。他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点,然后接受它。眼下唯一的问题不是他该不该弄湿头发,而是他会不会被淹死。

绿色是狂野,是自由。达森体内的理智很清楚他现在的状况,过去在蓝色提供的秩序中,他的理智一直感到很舒适,如今被锁在这个充满绿色拉克辛的牢房里,继续吸入颜色则会让他发狂。这几天他一直在抠自己的喉咙。在这里,纯粹的狂野即是死亡。最终他将完成自己兄弟赋予他的任务——安静地死去。

因此,他必须保持耐性。他需要思考,尽管眼下思考很困难。他慢慢地、仔细地检查自己的身体。双手和膝盖在他爬过地狱石通道时割破了。从活板门掉进这间牢房时身上被摔出了青肿和血瘀。但这些他可以不在意。是很疼,不过不重要。最值得担心的是他胸前那道发炎感染的伤口,光是看一眼都让自己作呕不已。那里流着脓,显露出死亡的征兆。

最糟糕的是他的身体在发热。高温腐化他的血液,蛀蚀他的意志,将他变得愚笨,令他失去理性。

可达森已经从蓝色牢房里逃出来,而且那个牢房改变了他。既然这些牢房是他的兄弟在短时间内用御光术造出的,那他很可能把大多数的精力都放在第一个上,蓝色的那个。每个牢房肯定都会有瑕疵。

蓝色那个已经把他变得精于寻找这个瑕疵。不自由,毋宁死。

坐在反光绿墙里的活死人发问了:“你要下赌注吗?”

CHAPTER

- 03 -

加文吸进光，开始制造划动装置。他想都没想直接试了蓝色。虽然易碎，但对不需要承受压力的侧边部分来说，质地坚硬、表面光滑的蓝色无疑是最理想的建筑材料。然而这次强行尝试再一次以徒劳无功收尾。他拥有光明王的躯体，在所有御光者中也是万里挑一，他甚至能在体内分解光。蓝色就在那里——他很清楚，万一只要知道它在那里，不需要看得见，就足以御光呢。

看在奥赫拉姆神的分上，要知道是个人都能午夜找到自己房里的夜壶。即使看不见，那该死的东西也在原地。为什么这两件事不是一码事？

什么都没发生。没有御光时涌入的那种逻辑协调感，没有理性带来的沉着冷静。没有被染蓝的皮肤，没有完成御光或是别的什么。从小到大，他第一次感到如此无助，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寻常人，如同一介平民。

强烈的无助感让加文大喊起来。现在再做船桨已经来不及了，那头狗娘养的畜生实在游得太快。

加文一边准备滑翔机，一边制造汲水器与芦管。虽然对飞行机所需的喷嘴而言，蓝色更合适，可如果做得够厚，自带弹性的绿色也可以

凑合。不过由于粗糙的绿色拉克辛比蓝色重，在水里的阻力也会加大，因此他比平时慢了点儿。但他已经没时间也没心思再用黄色来提炼它了。宝贵的时间正在流逝。

汲水器可以用了，他立刻开始往喷嘴里投掷拉克辛。小小的飞行器随即被后部产生的爆破力推出水面，不断向前。加文大幅度前倾，随着作用力紧缩肩膀。这样等他开始提速时，反作用力便能减轻不少。很快，滑翔机便开始在水面嘶嘶前行。

远处的舰队逐渐进入视野，最早映入眼帘的是最高那艘船上的桅杆。但以加文的速度，相信很快就能看见全貌。现在已经能看到几百条船了：从小划艇，到三桅帆装军舰，再到加文从卢斯格尔行政官那里拿来用做旗舰的横帆三桅大船。为了方便作战，他特别给那艘船配备了四十八门火炮。离开卢斯格尔时，他们一共带了一百多艘船。由于这片海域存在大量海盗，因此之前逃出来的几百条船为了寻求保护，也在后来几天里陆续加入他们的队伍。那种几乎不适于航海的巨型拉克辛驳船也出现了，这四条船是加文为了尽可能多搭载一些难民，亲自造出来的。倘若他不这么做，将会有几千人性命不保。

但如果加文无法扭转局面，眼下他们依然可能会死。

就在他加速靠近船队的同时，那头海怪再次出现在他的视野之中——虽然只有一个六尺长的脊峰露在水面之上。海怪的皮肤仍旧发着柔和的微光。幸运的是，它并非直冲着舰队前进。按照它现在游弋的路线来看，最后大概会停在旗舰前一千步的地方。

当然，船队本身也在慢慢地破浪行进，缩短着二者之间的距离。可海怪的速度太快了，加文大胆预测船队的速度不会对最终结果造成任何影响。他不知道海怪的感觉有多敏锐，但如果它继续朝同一个方向前进的话，大家也许有望幸免于难。

加文没办法在不降速的情况下，松手放开滑翔机的喷嘴。可就算能挥手传递信号，他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一下子告诉整个舰队“别做任何

蠢事”。他只好默默地跟在海怪身后，不断靠近它。

他想错了。现在海怪和头船的距离很可能会缩短五百步。究竟是他估算错误，还是这头怪物已经调转方向朝舰队而去？

桅杆瞭望台上的哨兵已然在望，正在朝下面甲板上的人猛烈挥动手臂。不用说，他们肯定在大喊大叫，但离得太远，加文听不见。转眼又靠近了些，这会儿他都能看见甲板上在跑动的人群了。

危机来得比舰队上任何人预期的快得多。按照常理，敌军也许是出现在水平线上来追赶的军舰；也许是半小时内不知从何方吹来的风暴——可这只用了几分钟，船上有些人到现在还觉得眼前看到的不过是一双奇观：一艘这辈子见过的最快的小船，和它前面那片只有海怪才可能拥有的巨大黑影。

放聪明点。你们所有人。放聪明点或者被吓得动弹不得。求你们！

装填加农炮很耗时，而且装好之后想不用都不行，因为弹药很快会变潮。某个白痴冲着经过的巨大身影开了一枪，但对海怪来说这点打扰根本微不足道。

海怪在舰队前面四百步远的地方径直冲了过去，没有转向。

现在加文甚至可以听见船上的叫喊声。那个站在旗舰瞭望台上的人双手抱着脑袋，一脸难以置信，但好在还没有人做任何蠢事。

奥赫拉姆神啊，再多给我一分钟，就——

一声炮响炸开清晨的平静，加文的希望也随之坠入海底。他敢发誓刚刚船上所有的叫声都在那一瞬停滞了，并在随后的一刻钟内重新响起。想必经验丰富的船员正在咒骂那个惊吓过度的愚蠢船长，说他几乎害死了所有人。

加文只能把注意力放回到海怪身上。它的尾鳍还在直行，嘶嘶地喷出气泡，带起巨大的波纹。再一百步，又一百步。也许它没听见那声炮响。

接着，就在他的滑翔机跨过这头巨兽时，海怪以超乎加文想象的疾速调了个头。转弯的瞬间，它的尾巴曾扫出海面，这一切实在发生得太快，加文根本来不及看清任何细节。他只注意到它的身体烧得通红，如同熔炉里的铁水，而当它转身时——那躯体肯定有三十步长——击打海水发出的巨响让信号弹也相形见绌。

巨大的浪涌从它尾巴拍击过的地方翻滚而出。加文停在原地，根本无法在波浪冲到他之前转动滑翔机。他猛地深潜入第一波海浪。为了脱身，加文迅速向前抛出绿色拉克辛，让滑翔机前部加宽加长。然而第二波海浪依然击中了他，将他抛上半空。

下一波海浪以大角度冲上滑翔机的船头，转眼便将船身卷进去，把加文拖下来丢进海里。

碧穹海如同一张温润的大嘴，将加文整个吞下，连带他的气息一起咀嚼，又用舌头把他颠来倒去，让他迷失方向，戏弄着要将他咽下，等他开始挣扎，才不情愿地罢手。

加文浮出水面后，迅速找到了舰队。没时间再制造一艘全新的滑翔机了，他在双臂周围做了几个小型汲水器，开始吸入他所能容纳的最大量的光，然后把双臂压向身体两侧，将脑袋对准海怪，接着抛出拉克辛，向前飞了出去。

海浪的压力十分惊人，不仅冲刷掉眼前的视野，还遮盖住周围的声音，但加文依然没有减速。多年来制造滑翔机的经验早已将他的身体锻炼得非常强壮，他甚至可以一天内横跨碧穹海。况且，多年来身为光明王的生活，以及迫使全世界遵从他意愿的体验，都帮他练就一份不可动摇的意志。他又加了把劲。

不知不觉间，加文已经进入海怪周身的冲流：水压突然减小，他的速度也开始加快。加文潜得更深，他用双腿来确定前进方向，将自己射向水面。

他总算冲进半空，可惜还是慢了半拍。

携光者

卷二 夺光刃

按照预计，他冲出后的高度本不该看到这么多东西。加文大口吸入空气与光，水从他身上滴落，然后，整个场景凝固了，他甚至看到了全貌：海怪的半个头露出水面，十字型的嘴紧闭着，长满疙瘩的头犹如布满钉子的大锤，足以将旗舰撞得粉碎。它的身长至少有二十步，而现在距离舰队只剩五十步。

人们站到左舷护栏上，举起火绳枪。有几把枪已经翻腾起黑色的浓烟，其他的尚未发射，不过，在火柴点燃火药池里的弹药后转眼间也燃起火光。铁拳指挥官和凯莉丝都站出来，做好随时进攻的准备，无惧无畏。他们手上的拉克辛正在增多，慢慢变成炮弹的形状。火炮台里，人们已经开始夯实加农炮的火药，但加文知道他们根本来不及发射。

舰队里其他船只纷纷聚拢到四周，就像小孩在看人打架一样。人们聚集到船舷上，张口结舌，没几个记得给火绳枪上膛的。

还有几十个人已经转身不再看靠近的海怪，想象倘若被抛到空中又会是怎样一番别样的恐惧——他们大口喘着粗气，觉得自己开始头昏眼花。

桅杆瞭望台上一个人指着加文大喊。

加文悬在半空，将所有他能扔出去的东西尽数抛向海怪。现在他的同胞距离灾难和死无全尸只剩几秒。

一道扭曲的多色光墙从加文体内穿出，飞向那头怪物。

这一击似乎没给海怪造成什么伤害，加文甚至不清楚自己是否击中对方。

这时，一句加文听过但却从未上心的帕里亚谚语在他脑海中浮现：“若你朝山叫骂，山也会骂你。”

凝固的时间恢复了，快得让人不悦。加文觉得自己像被一根比他整个人还大的球棒猛敲一下，接着便径直掉下。无数星星在他眼前炸开，他像只伸爪子乱抓的猫一样，扭动身体，试图翻身——然后在距离

海怪二十步远的地方再一次啪的摔入水。

光明即是生命。多年的战争经验教会他决不能解除自己的武装。弱点是死亡的前奏。重新看到水面后加文迅速开始提取。在几千次的失败之后,这些年他不仅完善了自己的滑翔机,也完善了自己游出水面后即可造出小船的能力——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御光者通常都害怕自己掉进水里后再无法上岸。

几秒钟后加文重新站到一艘新的滑翔机上。他一边估算当前的情况,一边开始做汲水器。

好在头船还浮在水上,虽然一根桅杆被打断,左舷的木板上出现了大面积刮擦,估计是海怪转身时轻轻擦过了船身。另外,它转头时肯定向下拍了下尾巴,因为附近几艘小划艇正在下沉。人们纷纷跳进水里,其他船则朝他们开过去,准备将人从海里捞上来。

那头见鬼的海怪究竟去哪儿了?

甲板上的人群尖叫起来——不是欢呼,是在警告。他们正指着——

糟了!

加文全速向芦管里投掷拉克辛,但滑翔机的启动速度实在太慢了。

不到二十步外,那个巨大的火红色锤状兽头冒着热气露出水面,飞速冲过来。加文还在给滑翔机提速,那个庞然大物带起的冲击波却已经来到他跟前。兽头的前部布满疙瘩,犹如一堵嵌满钉子的墙。

好在浪花的冲击下,加文已经开始逃离那里。

十字形的兽嘴大张,锤状的头部瞬间向四个方向裂开。接着海怪开始吸入海水,先前因推力产生的冲击波随即消失。加文的滑翔机又开始往那张嘴倾斜而去。

不多会儿,他几乎完全滑进海怪口中。那张开的大嘴足足有加文两三倍高。海怪一口吞下整片海浪。它的身体有节律地抽动着,如同一个不断收紧放大的圆,并用鳃将水向后喷出。这几乎与加文那架滑

翔机的工作原理相同。

加文手臂颤抖，肩膀因肌肉持续用力推动整个身体、整条船划过浪涌而升温发热。再用点力。该死，再用点力！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加文的滑翔机冲出去的瞬间，海怪刚好向上弓起嘴。海怪一跃而起，呈四面体状张开的下巴猛地并拢。加文拼尽全力，闭上眼大叫起来。

他飞快地回头瞥了一眼，竟见到一番不可思议的景象：整个跃出水面的海怪。整个身体。那庞大的身躯落入水中的模样简直就像将光明利亚的七座高塔一同倒进海里那么壮观。

但加文的速度更快。他总算可以提至全速。重生的自由与生命的光辉充斥着他的心房，他放声大笑，喜不自禁。

海怪发狂似的想要追上他。它的身体仍旧烧得通红，游起来甚至比之前更快。但凭借全速前进的滑翔机，加文已经彻底摆脱掉危险。等他离舰队远到只能看见每条船甲板上雀跃的人影时，他开始转着圈向内海挺进。当然，海怪还跟在他身后。

加文带着它游了几个小时后，之后又开始转大圈绕晕它，好让它只能盲目地朝最后一次看到他的方向奔去，再被他遥遥甩开。

等到黄昏来临时，加文早已精疲力尽。他回到舰队。大家告诉他们损失了两艘小划艇，但无一人身亡。他的子民——那些曾不隶属于他的，现在均已全心全意地归顺他——像敬奉神明一样迎接他。

加文面带倦色地笑着接受大家的崇拜，可是那股自由感却消失了。他多希望自己也能和他们一起欢呼庆祝。他多希望自己可以喝得酩酊大醉、手舞足蹈，然后和最美丽的姑娘共赴良宵。他多希望自己能在舰队某个地方找到凯莉丝，和她打一架或者睡一觉，或者先打再睡。他多希望自己可以讲出这个故事，再听一百张嘴复述它，大声嘲笑曾亲临他们所有人的死亡。可他没有。在他的子民欢庆的时候，他走到甲板下面。独自一人。加文挥手支开了柯尔文，摇头拒绝了睁大双眼正看向